

卷之四

上特命有司為治宅第於南薰里

崇文門右

○按彭公時奉養萬公安墓誌云景泰丙子秋公以太夫人年益高思歸之念益切乞假奉還弗得心每鬱鬱不樂廬夫人曰奉姑歸養妾責也君何患焉冬來寒近不必言矣僕一交春即便啓行公聞言心稍安未幾

上亦心知公厚重剛介又有八袞老母在堂乃於八月廿六日

特命有司為公營造宅第于南薰里

崇文門右居焉蓋不惟堅公任意且以慰其老母安養心也又譜畧云景泰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蒙

景廟賜公宅第而冢婦蔣氏適卒於此時業已知其非吉兆也次年正月果即被誣去位

英宗睿皇帝改元天順丁丑公年四十四歲

正月十四日

景皇帝不豫公具疏同文武百官請立

東宮不允

十七日

上皇復正大位

○按行狀并言行錄備載云景泰八年正月十四日景廟不豫太監興安請公至

右順門內言曰

上面病重萬幾大事付託何人你與文武大臣急計議

東駕使人心中有所歸向儻萬一有不諱請立

東駕往南內迎請父子之間自有處置豈不是順事

興安喜曰你也說得是且說得婉轉些終要這等

行公即令報禮部當有侍郎姚公夔及鄒公幹陳

公循等至未敢明言但云今日要問安可速報各

衙門知道公恐展轉遲悞即颺言曰今日不是問

安要請立

東駕姚公夔躍然喜曰這却好胡尚書病在家我便

令人扶他進來及各衙門到議定寫本封進

批出不准十六日三鼓在禮部朝房復寫二本議定

伏

關投進有云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

東宮助理庶政等語復之一字實公心語也姚公夔
躍然稱善已而入朝文武大小官員簽名數多封
進不及延至十七早石亨輩奪門迎請
上皇復正大位矣受朝畢退御

文華殿首

召公與高公穀至前再三慰諭曰我在南宮你兩箇

有忠義無偏向的心我都知道好生用心辦事我

要用你又曰與你一對講書的今在何處穀對曰

是侍講陳文臣保他做雲南布政朝覲來去未遠

上又

曰今改年號不改穀對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

改維新元年公曰年號多恐與前代同者臣等具

陛下自擇

上曰善又曰陳循等不用他公曰陳循歷事

累朝老成練達

陛下初復大位宜新天下耳目不宜遽有此議

上曰先生說的是遂

召循等至前令草詔諭百官公隨具數年號以進因

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各受命而退自是權姦

妬忌無繇得覩

天顏

十九日石亨同張軼張軌楊善口稱有

旨來閣下看乃是命草赦免天下詔陳公循將寫摺

帖付看亨等欲以已意增減大言曰這次赦書不

許開條款都要一抹光假如軍職為事充軍等項

有赦的不赦的都被那款纏住了十分不便公曰

不開條款前無此例有司亦難以奉行亨又曰文

職有犯一錢銀子賊的都發充軍我要將天下衛

所盡行補滿了公曰文職要錢本也可怪但枉法

賊充軍如需索等則為民已有舊制若要改亦須

請過
旨來時石亨輩竊弄威權勢焰可畏公視如常辨論
不已亨怫然不悅遂同徐有貞將揭帖去進行至

東閣門前亨厲聲云這厮們還這等膽大不依我
們說除是殺了幾箇總怕輓云商輅說話雖強還
也有理輓曰前日事見說是他與姚侍郎做的亨
等憾公不肯附已即肆誣陷賴

上明察終不聽信亨等計不得行乃諷言官再行彈劾
二十二早亨囑法司云若問那罪不成你們自家
承當法司畏懼遂煅煉成獄公曰前日請立
東宮之本是我寫的緣何又有別意御史蕭維禎曰

你那本寫得好可惜不會奏得公曰本在禮部你
也簽名在上不是今日寫的吊來便見禎曰今日
之罪有主之者我們也無奈何及問決本進
上諭亨等曰商輅無罪見說前日請立

東宮他與姚夔好生用心宜從寬典即日斬少保于
公謙王公文及都督范公廣太監王誠等于市陰
以謀迎襄王之孑坐之也陳公循江公淵俞公士
悅項公文曜發口外充軍蕭公鑑商公輅王公偉

等原籍為民陰以知謀故縱坐之也初下獄
貞尚猶豫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沙
至後

上覽公訴本遣太監陳鼎

召學士高穀等議穀懼亨等勢熾但對云商輅為人
陛下素知初無他意臣與同事不敢言時石亨素實已
公有害之之意幸

上明諭一則曰無罪再則曰宜從寬典故不得已乃於
于少保公坐死詞中搭批
除去公之名耳公遂行

二月原籍還家

○按行狀云公以除名即爾戒行

上特降旨着吏部取用楊善在旁進言曰
陛下豈可朝令夕改昨日纔有
旨着他回今日如何又取

上命遂寢復遣陳鼎諭殺等曰商輅可惜不知曾去未
楊善復應聲曰已去了

上曰不知去到那里善曰已過濟寧時公尚在潞河守
凍未行適有與公同行者告於公曰

皇上知在尚可以辨公曰我歸田里有何不可日久自
明奚用辨為

○按彭公時墓表萬公安墓誌俱云初公被誣之時
人多為公危之以為禍在不測獨盧夫人自信曰
吾家未嘗為逆理事天道若無則已有則是非自
明及公去位之日盧夫人不以為戚且以為賀曰
君嘗恨不得奉親歸今得歸矣豈非天全母子之
情耶公曰此吾一念誠能格天使之然也畧無
色亦無憂容太夫人解衣亦怡怡然曰昔仕今歸
皆

上賜也吾兒將
何以

十九日

景皇帝崩

○按言行錄云天順丁丑二月朔日
皇太后即已誥諭廢景泰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至十九

日方薨公在塗聞訃不勝痛悼哀
感飲食哽咽不能下者幾月餘

五月初十日公侍太夫人何孺人及盧夫人抵家

十四日盧夫人四十歲遠近親舊且憫且賀

○按言行錄云自公失位去國還家之後天下災異
屢見在廷大臣咸議

詔取起公惟李文達公賢在東閣多蔽之以致物論
沸騰及李公賢病亟

皇上遣中官問曰代卿者誰對曰惟商輅宜用自是聖心惓惓雖不見用屢賜重問至成化二年十二月李

公賢率公即于是月見召孟夫子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不信哉

十一月十五日太夫人解氏卒

○按高公毅墓誌楊公守陳輓詩序云太夫人抵家猶在康強入十一月一旦疾作公夙夜侍側不少懈湯藥必嘗而後進至十五日未時太夫人執公手求訣曰我垂暮尚得出享

恩榮及返故廬又得爾夫婦兩人一同在側且且瞑目矣言訖而逝壽八十五公哀毀幾殞又驚又疑以為吾母遠方得歸也而胡遽爾而逝也太夫人極有賢行仁慈孝敬樂善好施隣之娶婦孤兒仰給衣食恃以為命者甚衆貴而不肆老而彌壯每見公與廬夫人蒙

朝廷宮中所賜必曰宜當力圖報稱不然無功而

心豈安乎雖少封君公十歲亦後十九年而卒

誥封由太安人進太淑人一受

勅贈夫人勅詞見後謹身殿大學士高公毅撰碑銘

銘曰名女德門哲婦篤生賢子為時碩輔位望既崇功業亦著何以致之教由慈母壽過八旬

祿榮三益 賜誥推恩受天之祐受天之祐永錫胤祚詩書承傳

天順二年戊寅公年四十五歲

正月元旦奉太夫人柩于本里泉溪之原與封君仲

瑄公合葬焉

二月二十二日第四女生

○按譜畧云公第四女造同郡桐廬姚冢宰公夔仲子韶郡守姚璽

四月命工造屋數楹于深洞嶺畔曰仙居書屋

○按成化壬寅良臣公書求仙居書屋詩云仙居書屋在淳安縣治東南四十里自此至寒家尚二十餘里其地舊有嶺名深洞嶺之畔路形屈曲若羊腸然去烟村尚遠行人所經頗為冷寂曩者天順二年冢宰嘗於中峯構茅屋數楹以為往來憩息之所命愚生三四讀書其中有客過之扁曰仙居書屋茲不揣願大人先生吟譚一借重焉弗拒幸甚仙居之山環抱重疊書屋之上峯益奇壁益峭澗益深路益險近山頂有一洞居人呼為深洞嶺之

得名以此旁有...如屋相向夏月清氣...人石生其中如玉笥珊瑚讀書之暇攀蘿一登或不知此生之在人世也書屋之側瀾泉湧出瑩潔可愛雖大旱不竭書屋下距溪數丈時聞水聲潺湲書屋前屏幃秀麗四時如展圖畫其間奇勝尤多此特大畧耳伏惟覽之嗟夫觀此書曲盡此地形狀當時名公鉅卿或詩或賦至今貽有刊而屋之內立有文毅公父子三人儀像奉侍焉

二年己卯公年四十六歲

開闢道途一百里

整飭橋梁二十渡

○按黃公華行實後跋云公歸之二年以家居出入途路險峻屈曲崎嶇難行且由清溪進逾文嶺之

麓古稱七十二渡水實有四十四渡徒涉之苦公
 自弱冠即已盟之誓矣今得歸閑乃究心募工鑿
 山開道去險就夷其募緣簿悉公自製整飭橋
 梁出人意表工費甚鉅除士夫捐貲喜助外盧夫
 人盡出平日所貽佐其費三載績用以成由是文
 源抵縣無復往昔攀援病涉之艱辛矣至今居民
 及金衢商賈臨岐興思寧有極耶

○按公手錄文源脩路記云文源在淳安縣南去縣
 治二十里過港鎮渡遂安溪又自文洲迤南沂流
 而進至予家所居芝山四十里又沂流而進至文
 嶺麓二十五里外四十里溪頗濶而深經涉者十
 有四內二十五里溪漸狹而淺經涉者三十兩山
 對峙而出人行東西麓東行數百步遇石崖陡險
 則折而西西行數百步遇石崖如前則又折而東
 以是經涉數多每盛夏驟雨洪水奔至東西相距
 跬步莫前行旅病之予以時游邑庠往來之際備

嘗其事及叨甲第職侍從故鄉道路未始暫忘于
 懷天順丁丑解官歸田首捐貲糧命僧淨圓召匠
 氏量遠近計工傭芻薪脩砌突者去之窪者填之
 缺者補之石崖陡險者鑿而通之關之使寬甃之
 使平外四十里減涉十有二內二十五里減涉過
 半勢所不能免者悉取巨木架其上以濟文嶺一
 山勢極高峻嶺之巔分淳壽二邑界自南嶺而下
 地名新橋又十餘里皆壽昌境脩砌之功無異於
 前嶺之南構亭一曰叢生取古人民勞則思思則
 靠心生之義也嶺之巔構亭一曰皆喜謂行旅至
 此舍高之難而就下之易皆憂心釋而喜心生也
 外四十里有嶺曰深洞林木蔽障山行冷寂構屋
 數楹題曰仙居草亭客過更曰仙居書屋俾淨圓
 偕其徒居之以備時葺而屢省也匠以數計者三
 十有奇凡三閱寒暑而後訖工所費甚鉅半出勸
 募于時樂助者淳壽二邑令鄧君廷瓚張君瑄義

士翁志常其尤者也已而予蒙
召命承乏

內閣郡守朱公暉二守張公昇通守劉公永寬先後
經過歸而議曰文源橋路肇脩之功固為甚難然
由今觀之高而險者莫若悉改之就卑橋而木者
冒若胥易之以石此誠利民之事有司之務也遂
募工重加脩治予子良臣時以翰林編脩丁內艱
家居作興勸率如霍灘如深渡如石胡梯諸處崖
石壁立鑿而未盡者焚之擊之悉底于平文嶺迤
北橋皆石捲惟外之青山平水二橋長濶莫支乃
斷巨石置其兩旁中用堅木縱橫架之而屋於其
上以蔽風雨以圖經久於時贊相之者淳邑令張
君純汪君貴也惟文嶺仍舊成化丁酉予蒙
恩致仕復召匠通加脩改造二守張某過訪謂予曰
文嶺之功未畢實吾儕欠事惡可以獨勞因出俸
貲并諭壽邑諸冠帶義士各以工食來助逾年而

成於是自新橋至港口八十餘里坦然大道嚙音
之所盟誓於心者庶乎其少酌云爾用書以記

四年庚辰公年四十七歲

六月賑濟貧困

○按行實後跋云公自丁丑歸閑庚辰歲夏六月偶
值大饑公適在疾不寧然尤寤寐不忘鄉人艱食
之憂且生平不務蓄積病中命長子良臣公出所
遺俸貲不足又剖分酒器若干散惠宗族及鄉隣
之尤近者因而貧困得以全活者甚衆又致書有
司具陳時政是以郡邑咸為之一新而民莫不安焉

八月初九日得第二孫命名汝頤

五年辛巳公年四十八歲

四月初六日次兄學二公奉

○按譜畧云學二公為人敦厚不華言不妄發晚年郡邑每延致鄉飲士夫雅重之生洪武二十七年甲戌三月十七日今奉壽六十八

六年壬午公年四十九歲

八月仲子良臣公以書經中式浙江鄉闈第十六名

時年二十六歲

○按言行錄云天順壬午科良臣公以書經應試浙江鄉闈中式第十六名捷至公與夫人何孺人舉家不勝懽懽

十月二十六日得第三孫命名汝泰

年癸未二月二十五日公逢五十華誕

○按言行錄云公有被誣歸閑數年之內杜門歛惟以禮義率鄉人以忠孝訓子孫墾田營產以養生計盧夫人亦盡出其首飾餘物相成之外此毫無干涉若將終身焉至癸未春遇五十壽旦賀送詩文者甚盛惟本庠訓導羅先生鋪張獨悉錄後以諗觀者云

○伏以

天開壽域璿璣運素籥之功地產英賢河洛肇權

衡之化士林胥慶海宇添籌恭惟元老商大人珪璋令器瑚璉奇才三汲浪一聲雷曾向

禹門而露角五色獅九苞鳳直從翰苑以呈祥作解元作會元作狀元文魁今古為貢士為進士為

學士策貫天人挺鸞傳鶴峙之標懸玉鑑冰壺之
質花簪烏帽醉瓊林宴上之春鞭控紫駟搖金水
橋邊之柳錦心繡口瀉三峽之波濤義膽忠肝屹
中流之底柱簡而無傲寬以有容十年身到鳳凰
池硯沼動龍蛇之影幾回晚直金鸞殿班行聯鷺
鷺之齊 誥錦迴鸞榮于祖榮平父而榮于母軒
墀寵鶴得其位得其祿而得其名浙以東浙以西
冠蓋仰詩書之族京之南京之比縉紳推文獻之
邦心醉群經身通六藝日晃繡袍金孔雀迹蓬蓬
龍星聯

殿陛玉麒麟才超班馬持衡留藻鑑開公道之門
落筆起雲煙驚破鬼神之膽贊襄萬化綱紀四方
兼職六卿坐

廟堂而論道傳宣萬里使夷虜以來王
龍樓鳳閣九重城令聞如山之重黃金白壁千萬億
素心似水之清扶日月上星辰分天章挾雲漢莫

二月慶嵩嶽之生申冀飄十葉之香桃結千年之
寶風生弧左星現箕南騰彩騰輝瑞色遙臨于蓬
島匪辰匪斗祥光高照于薇垣門迎朱履之三平
座列金釵之十二顏似玉鬢似漆逍遙物外之神
仙棗如瓜藕如船笑傲壺中之景物紫駝峯出於
翠釜鮮鯽鯉切為銀絲渭北樹江東雲望切下風
之拜南山壽東海福恭懷仰斗之私汲取清泉自
愧薄乎云爾叱來白石無言烏用是哉日月大還
山林小隱鳳翩翩以遠逝麟振振而誰知自懷梓
里之歸益注

楓宸之念謀焉則就白駒重向谷中求咨爾有為用

鳳再從天上落待時而動俟價以沽

皇覽揆于初兮祝景福于未艾太公望子久矣載後
車之有期泮水微詞容瀆阿衡之位海隅斷梗護
依傳說之舟敬竭魯才再譎唐句

林杏枝頭春幾許東風楊柳種金縷克莫飄香十
 葉飛六丁傳呼降伊呂長庚昂宿森呈祥芝山瑞映
 薇垣允股肱元首際明時坐令四海如唐虞憶昔
 聖皇策俊彦日斜猶對金鑾殿宮樹低浮三月煙爐
 香煖透千人曉是時英氣摩天地冰質風姿了無
 翳詞鋒凜凜衆膽寒妙選龍頭擢高第茫茫宇宙
 人無數事業文章稱獨步姓名久仰覆金甌九門
 屢沐

重腫顧天上歸來幾幾日又值人間逢五十桃花滿
 面舊時容走卒兒童頌君實賢郎按武揚清芳登
 堂戲舞斑斕裳燭剪橫開燕尾斜珠簾半捲鰓
 涼鸚鵡杯鷓鴣杓燈前細飲簷花落果熟瑤池
 母桃香分貝闕嫦娥藥拂衣浩歌天地秋翰林風
 月閑悠悠自信讀書破萬卷胸中墨汁滄江流莫
 言閒却擎天手怪得山林留不久微書
 日邊來此題緘祝

淳安訓導吉水羅明

八年甲申公年五十一歲

正月十七日

英廟晏駕

二月十八日公聞

遺詔哭賦

太宗睿皇帝詩一律

○按行狀并言行錄云天
 英廟晏駕及遺詔抵縣則二月十八矣公聞知悲
 甲申正月十七日

慟哭若喪考妣自舍至縣幾百里徒步奔往輿從
莫及哀毀尤甚鄉里見者莫不流涕行次港口已
離舍四十餘里遇邑令賡騰

黃至遂列香案俯伏溪澣哭臨行禮長號失聲時親
友迎候者凡數十人皆感泣揮淚至晚抵縣齋於
學宮因賦哭

英廟詩一律錄示同志以見公之進用實

上之大恩罷歸山林非

上之本意君臣相得之情於此可槩見焉耳
詩云

臨軒策士受

恩先史館 經筵總纂

復正首承

天語獎

賜歸每荷

聖情憐

大恩自愧曾無補

龍馭驚聞已

上僊懸望

鼎湖何處是哀號徒有淚如泉

歸田舊臣商輅杖淚謹書

憲宗純皇帝改元成化乙酉公年五十二歲

安守名分

開啓後人

○按言行錄并行狀云

憲廟即位有詔自天順年間被誣解官者悉令冠帶容
有告於公者公曰冠帶之榮人孰不欲但其以非
罪去官心獨無愧雖草衣木食優游閭里心暢神

怡無適不可况受知
英廟雖屈猶伸鳥用是為仍葛巾布袍日惟以開啓後
學為事於是遠近
雲集多所造就焉

成化二年丙戌公年五十三歲

三月仲子良臣公登進士第

授翰林院庶吉士

○按言行錄云成化元年乙酉秋良臣公啓行赴春
官會試盧夫人曰爾此行須勉効進取家事我都
自任併不以勞爾父良臣公領命及今果得登第
中會試九十八名
廷試賜二甲七十六名且選為庶吉士公與盧夫人
何孺人喜甚父子往還書信至今存稿不覺喜到

于心而形之詞

書畧云父致書男良臣三月初五日得爾會試信
報舉家喜慰自後四月十四日祿兒回始得

廷試書知中二甲預庶吉士列何其幸之幸也蓋農

非朕田力穡將何以有秋士非刻苦問學則終身
奚賴今以進士入翰林得從先達而進德業此殆
希邁也宜來實效以報此名斯無負
朝廷作養盛意若國歸省以耀一時抑末耳慎毋慕
於彼可也

五月初四日書報

七月初六日盧夫人養母何孺人李

○按言行錄云成化丙戌秋七月六之日盧夫人養

母何孺人李壽七十二公與夫人哀毀傷悼不已
衣衾棺槨悉從於厚俸相月餘發至官山與天澤
公合葬焉孺人德性溫厚儀止端莊隨公與夫人

二十餘年頗見和樂并無毫髮怨
九既收之後夫人梅祭尤必以禮

十二月荷蒙

皇上特降睿旨遣使馳驛

召令復起公隨

命赴京

○按言行錄云成化二年丙戌冬十二月荷蒙
憲廟日月之明洞鑑其在追念舊學

特降睿旨遣使馳驛

召公復起前公歸閑曾創業於文嶺之麓方在安門

忽有馬嘶從南來奔入正堂月餘

詔至詢其

命下之日乃正馬嘶之時也兆之先見如此又一

公在閑坐見梅花盛放乃吟詩二首其一云

新枝冒雪開江南此種號花魁天公有意憐幽獨

特遣陽和到早梅其二云玉骨冰肌不染塵雪霜

深處倍精神莫言歲晚無生意南北枝頭總是春

二詩詞意隱然自寓果蒙

宣召公被

命遂辭郡邑起行大小官員各具果酒餞別其中一官

敬謹之至誤開陳醋奉飲三杯公酣飲一杯彼始

覺是醋隨伏地請罪公曰也喫得何妨量之寬洪

多如此及至武林出北關三司文武亦各携果酒

送行公立飲約三百餘杯而神色不動禮節愈謹

三年丁亥公年五十四歲

正月仲子良臣公

除編脩

二月公偕盧夫人至京公以野服

陛見蒙

賜玉帶麒麟服仍復舊職兵部左侍郎太常寺卿兼翰

林院學士

內閣叅預機務公具疏懇辭

上不允乃就職

○按言行錄云公初奉詔再起未有復職之

命至日衆皆謂其難稱職名也及
陛見公乃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

輅行取到京見

上曰先生所服何冠帶也公對曰臣為民此乃民服也
上曰何以言此即命賜玉帶一條麒麟服一襲俾服原

職仍舊

內閣叅預密務公具疏謝
恩懇辭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先帝已知有枉朕今擢用爾益據忠辦事不准所
辭公乃就職夫以野服入

朝而自稱原籍為民間
者皆復謂其安帖

四月首條時政八事

上深嘉采納

○按行狀云公應召首疏八事曰勤聖政曰納諫言曰儲養將才曰整飭邊備曰革冗濫之弊曰設社倉之法曰崇先聖之號以配天曰開入德之基以造士皆切時政皆見采納其崇聖道一款內言洪武中增董仲舒後祀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真德秀等即贈謚俱未有稱乞如前伏勝等封以伯爵則儒道增允斯文幸甚即下禮部議封仲舒廣川伯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焉

五月十四日廬夫人五十歲良臣公良輔公稱觴具賀

六月地震公連疏辭職

上皆不允

○按行狀云成化丁亥六月公以四川等處地震上疏辭職

上曰卿職居輔導朕方倚托調燮遽乞退閑不允所辭公復以天意未回災異未弭再上疏辭
上曰朕知卿往年以非罪罷官特加簡用今何嫌疑輒求退休宜勉副倚畀所辭不允

七月季子良輔公十三歲奉

旨廕補國子生

四年戊子公年五十五歲

六月二十八日

慈懿皇太后崩

詔議葬禮公同二三大臣反覆極言當合葬

裕陵祔食

英廟

上從之

○按行狀云

皇太后錢氏

上嫡母也

周太后

上生母也時因

錢太后崩中官夏時亂言錢氏無子不可入陵寢是

議論紛紛有言不可入陵寢者臣多言敢言公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為

美宗廢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止嗣那家極尊為

慈懿皇太后蓋

先帝金夫婦大倫

皇上念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日

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食

英廟此萬世不易之理古今通行之道又引漢文帝

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大體

上不免後上疏言綱常與禮萬一有失安能使天下後

世終無所議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詞極

詞切

上備重選

母后之意仍前不允公乃與彭文憲公時姚文敏公夔率百官伏

上感悟

周太后亦悟方傳

旨俞允百官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九月言官林誠胡深等以彗星見掃三台劾公不職

且及景泰中不諫易儲事公三上疏辭職

上嘗未允言官公加謹請公復上疏乞

賜優容乃得復職

○按行狀云成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御史林誠胡深等劾公不職因及景泰間不諫易儲事意

上必聽其言也公隨具辯誣辭職疏言輔導失職乞罷

聖旨往事再不必辯所辭不允又

論群臣曰商輅自居內閣累有諍言非外人所知朕以此任用不疑這言的却過其實公再具辭職疏言精神衰憊才識荒落致來今日之言乞遂平生之願十七日奉

聖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二十日又三具

聖諭不得其實然謂災異由臣所致未必非是况臣衰朽之餘自知甚明叨冒

寵榮實所不忍伏乞即賜罷歸以應除舊布新之象然後與在廷大臣講求政務善者行之必力不善者改之勿吝則庶事脩明災變自息萬萬年太平之機端在於此令義男親齎具奏以

開二十三日奉
聖旨朝廷脩舉政務自有次第卿宜速出効用不許故
違復

諭言官曰昔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何不
可將林誠胡深等各加謫調公復上疏言臣昔事
陛下嘗以開廣言路為言象

皇上不棄蒞堯即加采納如脩撰羅倫等復得收用今
一旦因論臣事而言者受責是臣徒能以正道勸
陛下不能以正道自處如公論何方今天象示譴四方
多事正求言如渴之時將來以言為諱則

國家政務關係尤有大於此者孰肯為
陛下言哉伏望廣天地之量俯賜優容曲加保全非惟
言者之幸實天下之幸疏上誠等皆得復職嗟夫

○即此一疏而公之度量何如其有容哉
○呂涇野曰李南陽李賢之後一人然晚年因譖言如岳季方
溥揚士奇

葉文莊盛張黃門寧與羅一峯倫之議已斷之行
且抑之終南陽之世而後起焉愚謂商文毅之此
舉忘人我曲直休休有容李
南陽比之無乃有愧多乎

下浣公體失調數日不朝

上遣中使挾御醫診視候問頻頻且多

賜酒果米菜着當駕官

宣召公扶病至

左順門太監許安等傳

旨入內閣辦事公以前疾未痊復上疏辭

上曰朝廷政事正賴備舉卿宜速出効用不許故違公起

視事復

召至

奉天門勉慰至再

十月二十七日

勅兵部左侍郎商輅陞本部尚書兼職如故公上疏辭

上曰朕以卿輔導有勞特茲陞用不准辭

十一月平涼土賊滿四叛逆

上命都御史項忠往征三月不下咸思再

命將出師公堅不從未幾捷至生擒滿四赴京

上喜甚賜公俘奴一人馬一匹

○按言行錄云平涼土賊滿四叛逆不臣官軍時

上命都御史項忠往征三月猶不下物議沸騰入

忠懼廷臣咸欲再命將出師以邀功公獨執其

勝聖意不從以獲程信皆出危言曰項忠軍若

心斬一二頭然後發兵去也若不殺兩箇人此

何時得靜姚大猷公變對公言曰先生意必有

見但時論危切不可不應公曰觀項御史分遣

置保無虞也不出五日當有好音彭文憲公時亦

曰項所來奏疏委曲詳悉賊不足憂未幾果不

日而捷報至又生擒滿四到京群議頓服以燕...

上尤甚喜賜公頃彭公時係奴各一人馬各一匹...

奴名馬貴發... 公曰我知... 辦此事...

傳商文毅公年譜卷...



卷之三